

沈家的船也不知道是什麼做的，行走的飛快，原本徐湘湘以為兩三個月才能到，結果一個月就到了。

這個月她一直待在艙裡，梅香梅花兩人作為她的貼身丫頭也不敢多走一步，生怕被別人看輕，以至於主僕三人依舊對沈家一無所知，只知道新郎這一房只有一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聽說年紀也都不大。

到了吳興之後，徐湘湘重新上妝，戴上蓋頭，坐了幾天馬車才到沈家。

她被扶了出來，聽著喜娘的話抬腳，走了許久才到達熱鬧的地方，跪下來拜了天地才進屋子。

徐湘湘覺得自己跟提線木偶一樣，平素算是極為沉得住氣的人，可如今都有了幾分急躁。

「新郎官，請挑蓋頭。」

蓋頭一揭開，徐湘湘愣了一下，對面的男人也是如此，在徐湘湘看來，對面的男人一襲紅衣，彷彿天仙上神一般，面目精緻得跟女兒家似的，尤其是嘴唇，生得粉嘟嘟的，她都覺得自愧不如。

合巹酒喝完，屋裡的人就散了，就連梅花梅香也適時地退出去。

徐湘湘有些尷尬，她站了起來，卻見沈矜淡淡一笑，「這一路辛苦妳了。」

這話說得極為妥帖，這麼大老遠嫁過來，當然辛苦了。然而徐湘湘卻搖頭，「不辛苦，倒是你跑了兩趟，怕是辛苦極了吧。」

沈矜卻突然道：「這麼些年，妳倒是變得謹慎許多，和以前不大像了。」

聞言，徐湘湘不明所以地看著他。

卻聽沈矜道：「我們以前見過面的，那時候是徐老尚書過壽，我們全家都去過。」敢情還是個熟人。徐湘湘想了想，十年前的自己確實和現在不太一樣，那時候她是尚書府的嫡長孫女，祖父深受皇恩，就連那些公主皇子都變著法子送東西過來。家裡人天天告訴她要氣派，所以她被養得驕矜，尋常人都不大放在眼裡，可現在卻覺得那時候幼稚得很。

不過沈矜這個人她還真的沒見過，訕笑道：「時日久了，許多我都記不起來了。」

沈矜卻莫名地看了她一眼，彷彿有些孩子氣地道：「妳是真的不記得了？我可是因為方大人勸我娶妳的時候一下就記起了。」

還別說，沈矜這樣的神態更像個小姑娘了，徐湘湘心中忍俊不禁，又聽他提起方大人，故而多問了幾句，也希望他能解惑。

「我還是真想知道方大人為何撮合你我二人，若非方大人提起來，我們家可從未聽說過和沈家訂親的事情，這所謂的有婚約，想必也是假話吧。」

既然沈矜家中也是由方大人提起的，想來這樁婚事還真是方大人一力促成的。

沈矜不動聲色地道：「妳的確和我們沈家有一樁婚約，只是不是和我。」

徐湘湘本想多嘴問一句原本和誰，但木已成舟的事情，問了恐怕再生波瀾，故而她又笑了笑：「總之，現在你我才是夫妻，是天定的緣分。」

「什麼天定的緣分，我連個同進士都未曾考上。」沈矜幽幽地歎了一口氣，原本躊躇滿志的他彷彿受到了最大的打擊，他見徐湘湘關心地看著他，油然生出一股

傾吐之情，「我這次科舉不利，幾乎所有人都離我遠去，我什麼都沒有了……」到底她年紀比沈矜要長一點，便笑著打趣活躍氣氛，「看你這個樣子，怕是沒娶到心上人吧。」

卻見沈矜迅速地搖頭，「當然不是了，姊姊，我之所以失意也是因為我們家……算了，這些提了也是生氣得很。」說完，還灌了自己一大杯酒。

徐湘湘看過庚帖，沈矜年齡比她小一歲，十七歲的舉人已經很不錯了，但他對自己的要求實在太高了，像她弟弟今年十六歲，過了童生試，家裡人都高興得很。看他喝得猛，徐湘湘忙阻止道：「今天是洞房花燭夜，你可不能繼續喝下去了，否則明兒起不來可怎麼辦？」

「爺高興。」沈矜伸了伸懶腰，渾然沒有剛見面那副世家子的模樣。

到底他人還挺細心，喝了兩三杯酒之後便讓下人送了水進來。

夏天天氣炎熱，儘管屋裡有冰，但多動一會兒還是會熱，渾身黏膩得很。

褪去一身大衣裳和珠釵，徐湘湘覺得胸口沒那麼悶了，迅速在澡盆裡泡了一會兒，換上冰絲貼身褻衣，再走出來時，屋裡明明冰涼得很，可一對上沈矜的眼睛，卻隱隱躁熱起來。

沈矜對她伸出手，「來吧。」

出閣前，張氏拿著避火圖耳提面命地跟她說過，做那檔子事情一定不能怕疼，忍忍就過去了。但實際操作和想像中差得遠了，別看沈矜身材單薄，生得跟小姑娘似的，在床上卻生猛得很。

一番顛鸞倒鳳之後，沈矜忽然從床上坐了起來。

徐湘湘不解地問：「夫君難道不休息？」

卻聽沈矜道：「我想再讀一會兒書。」

看來科舉未中，真的讓他挺在意的。徐湘湘情知，但他如此熬下去，怕是中了科舉也沒命做官，故而拉了他一下。

「俗話說勞逸結合方是正道，你還年輕，這幾個月又忙著婚事，人也不是鐵打的，我不懂什麼大道理，但也知道身子骨最重要，再有……」她故作嬌羞地看了沈矜一眼，「我初來乍到，好些事情還需要你提點呢。」

沈矜一想也是，便躺了下來。

徐湘湘是個有了明確目標就一定會努力的人，所以她輕輕摟著他，察覺到他微微往外挪了一下，她輕笑一聲，「還不睡覺，明天就真的起不來了。」

她真的挺不一樣的。沈矜原本想著，這麼多年過去，看她起初的模樣以為她變得謹慎小心了，但現在看來還是那樣爽直。

他想再說些什麼的時候，偏頭一看，徐湘湘已經睡熟了，他偷偷親了她一口，又捂住自己的嘴，有些怕她醒過來，待看她睡得很熟，這才稍作放心。

卯時三刻，徐湘湘準時醒了，旁邊的人倒是睡得舒坦，他頭髮披散在臉上，若不仔細看喉結，真的比女人還出色。

她穿好衣服的時候，沈矜也醒了，他半敞著衣衫，看到徐湘湘還頗為羞澀，「娘子。」

徐湘湘也不是沒想過未來相公是什麼樣子，即便是習文，按照爹娘的標準，找的也是像爹那樣魁梧一些，特別老成踏實的人，可自家夫君還真是美色撩人，露出的皮膚呈乳白玉色，簡直比她的皮膚都要好。

「相公，該起身了。」

沈矜向她伸了伸手，徐湘湘不明所以地靠過去，卻被他輕輕的抱了一下。

她的臉瞬間一紅，沒想到沈矜居然這麼會撩。

小夫妻穿戴整齊之後便去敬茶，一路上，沈矜都在介紹他們家的情況。

「我們現在住的是西街，我祖父當年分家分到這裡的，我娘進門的時候，這裡往外擴建了一點，從咱們這兒到前邊，這一片住的都是沈家的人……」

沈家一共五房，沈矜的祖父是當今老相爺的弟弟，排行第三，壯年就過世了，沈矜祖母尚在，有一兒一女，兒子便是沈矜的父親，家中有個四品的虛爵，女兒早年出嫁守寡，也有一兒一女，在沈家附學，而沈矜有一弟一妹，年齡都還不算大。介紹完了，徐湘湘就笑道：「比我們家人多。」

沈矜則道：「這就多了？好些人說我們三房人丁單薄呢。」

兩人正走在遊廊上，遊廊附近有一個小池塘，池塘裡睡蓮正開的好，她探頭看了幾下，便聽得鞭炮聲四起，有人不停的喊著聖旨如何。

徐湘湘看到沈矜的臉迅速沉下來，一直到拜見公婆，都不見他臉上回暖。

她不明所以，可她一個新媳婦，第一次在婆家亮相，考慮的事情很多，方才看到的事情她只能壓在心裡，想著待日後再問也不遲。

沈矜之母陸氏約莫三十來歲，雪白的衣衫繡裙外邊配著正紅妝蟒暗花緋金絲錦緞褙子，端的是雍容富貴。她出手也闊綽，給徐湘湘的見面禮是一色宮妝千葉攢金牡丹首飾，匣子打開的時候差點閃瞎她的眼，徐湘湘忙謝過改口稱娘。

陸氏笑道：「起來吧，一路從湖廣而來，怕是受累了。」

「回娘的話，兒媳婦一路坐著船而來，大爺安排得無微不至，一點也不累。」

旁邊馬上有位婦人誇道：「咱們矜哥兒辦事就是不一樣，還是三嫂好福氣。」

陸氏忙介紹道：「這是妳四嬸。」

徐湘湘一聽，連忙喊了一聲四嬸。

陸氏笑道：「新媳婦進門，按照以前的古禮是要先去族裡請安的，可大伯母和大嫂都在京師，所以我讓矜兒的爹去信京師，添上我們兒媳婦的名兒就成了。」

慶氏連忙應是。

徐湘湘見狀心想，看得出來這位四嬸和陸氏關係不錯，甚至還有些巴結，可其他房的人幾乎不見蹤跡，這就值得玩味了，按照沈矜的說法，沈家其他幾房可算是一個祖宗呢。

正想著，門外有丫頭進來道：「夫人，二夫人差了人過來，說汪大爺得了皇上賜婚，所以讓族人們也跟著熱鬧一二，二夫人說在煙波閣那兒辦了宴席請您過去，這是帖子。」

陸氏對身邊的大丫頭道：「翠暖，妳把帖子收下，替我跟二夫人說，到時候我會帶著我的新媳婦過去。玗兒和我們矜兒一塊長大的，我這個做孀娘的，怎麼著也要去一趟。」

「是，奴婢這就過去。」

因為二房的事情打了個岔，陸氏的精神頭沒有方才那麼好了，讓嬾嬾叫了家裡的姑娘和表姑娘過來見面。

沈矜的妹妹生得俊眉修目，只有十歲的年紀個頭就很高了，是個很活潑的姑娘，徐湘湘送了她一條玉觀音項鍊，送了表姑娘一枚嵌寶石金耳墜。

沈矜的妹妹叫婉琴，她笑著讓丫鬟幫她立即戴上，親熱的對徐湘湘道：「以前只有表姊陪我，如今來了嫂子，家裡就更熱鬧了。」

這話說得沈矜也是一笑，「以往妳和妳二哥也是玩得開心。」

一提起沈矜的弟弟，徐湘湘沒見著人，便問道：「怎麼不見二弟？」

卻見沈婉琴捂嘴一笑，「他呀，被爹娘送去書院讀書了，聽說找了個十分嚴厲的先生，比咱們族學的先生嚴厲多了，離吳興兩百多里地呢，因為剛去不久，爹娘怕他一回來就不想去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那我給二弟的文房四寶就先存著，等他回來再給他。」

聽到說起二兒子，陸氏的精神才好點，「妳這個做嫂嫂的有心了。」

因為三房老夫人和姑奶奶都是寡婦，不好出席這樣的場合，所以在陸氏這略坐了一會兒後，沈矜便帶著她過去沈三老夫人那裡。

沈三老夫人住的地方幽靜，花木扶疏，修剪的極好，甚至還能聞到桂花香，走在小徑上彷彿滿步於世外桃源，和陸氏那裡的富貴滿堂完全不同。

和沈三老夫人院子相似的是她的人，老夫人穿著一身鴨蛋青的禡子，頭上僅僅用一根檀香釵子插在腦後，頭髮花白，面容祥和。

沈矜在沈三老夫人面前也自在很多，方才他在陸氏那裡幾乎不怎麼說話，在老夫人這裡卻完全不同。

「祖母，孫兒離開吳興好一陣子了，您想不想孫兒？」沈矜仰著頭笑著對沈三老夫人道。

沈三老夫人忍俊不禁地道：「我不想你，我想看看新娘子。」

徐湘湘聞弦歌而知雅意，在蒲團上磕了三個頭，「孫媳婦給老夫人請安，祝老夫人松鶴延年，多福多壽。」

「啣？真會說話。快起來讓我瞧瞧……」

徐湘湘起身來到沈三老夫人面前，老夫人看著她，怔愣了一會兒才笑道：「這模樣生得真好，咱們矜哥兒可真是有福氣了。」

沈矜笑道：「您可別光說，得表示表示啊。」

沈三老夫人笑罵道：「這是跟我討債來了。」說罷讓人給了徐湘湘一個沉沉的紫檀木匣子，還囑咐道：「回去了好好收著，這還是我當年嫁進門的時候我的婆婆給我的。」

拿完見面禮，沈矜便要去姑奶奶沈氏那裡，卻聽沈三老夫人道：「你姑姑那裡就

別去了，她這些日子舊疾犯了，你們去了她還得折騰。」

沈矜看起來對他姑姑的感情也不是很深，沈三老夫人這麼一說他就道：「既然祖母這般說，我們就不去打擾姑母了，若是再生了病，我可承受不起。」

「好好好，你娘那兒這個時候怕是要開宴了，你且快去。」

走出沈三老夫人的院子，沈矜對徐湘湘來了一句，「我小時候在祖母這裡長大，祖母對我很好，妳若是有事，也可以找祖母幫忙。」

徐湘湘輕輕握了握他的手，「有你在，我有什麼好怕的。」

沈矜知道徐湘湘和他沒有多深的感情，如今不過是尋求庇護罷了，這是個極聰明的女子，遠嫁過來，找準靠山，這個靠山居然是自己，他瞬間覺得自己有點榮幸。

「妳這麼相信我？可我不是沈珽，很多事情我不如他。」

徐湘湘不解地道：「這關沈儀賓什麼事？」沈珽都已經被賜婚成為郡主的儀賓了。可她說出口之後才想起昨天沈矜說的，原本和她有婚約的是其他人，她此時訝異道：「你是說沈儀賓才是那個……」

怕她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來，沈矜點頭，「妳想的沒錯，就是他。」

沈珽就是那個和她有婚約的人，可不知道怎麼陰錯陽差，後來居然是沈矜娶了她。

四周屏氣凝神，丫鬟魚貫而入，紅木八仙桌上坐著陸氏以及沈婉琴、梅清芳兩位姑娘，徐湘湘則站在一旁佈菜，順便觀察大家的飲食習慣。

看得出來沈家的伙食還是非常好的，陸氏桌上擺著八碟菜，還不停的在換，僅陸氏吃的如櫻桃肉、酒釀清蒸鴨子、雞湯氽海蚌、七翠羹等等，可以看出陸氏喜食葷腥，尤其是酸甜口的。

沈矜的妹妹和陸氏的口味很像，但沈氏的女兒梅清芳卻吃的很少，且只夾素食吃。因沈矜不在這邊吃飯，徐湘湘伺候她們吃完飯後，陸氏臉上多了幾分笑意，「矜哥兒媳婦，妳回去吃飯吧，吃完飯再過來，我正好請了彩衣坊的人過來，替妳多做幾身衣裳。」

只見梅清芳一臉豔羨地看著她，到底年紀不大，不經意之間露出了心思。

徐湘湘忙道謝，這才扶著梅香的手出去，一出去，只覺得肚子餓、腿酸，又因為天氣熱胸口也有點悶。

「大奶奶，您且忍忍。」

徐湘湘點頭，「這是自然。」

倏地，她想起娘說的話，女人還是要有個孩子才算真正站穩腳跟，自己的兒子才跟自己親，她今年十八歲，並非是小姑娘，早些懷孕也容易產後恢復，只是她不想和丈夫的感情還沒培養好就急匆匆地懷了個孩子，倒讓旁人趁虛而入。

走到東邊院子，徐湘湘細細地看了看自己所住的院子，不得不說，修得非常精巧，窗櫺上的花精雕細琢，可知沈家三房的家底絕對不薄，至少沈矜院子裡鋪著的光滑青玉板就比一般的石板要做工精細。

進到屋子裡，發現沈矜也在，徐湘湘喜道：「怎麼你也在？」

沈矜攤手道：「我不在，又能去哪兒？」

「只是昨兒和今兒一直和你在一處，方才分開了一會兒，我有些想你了。」沈矜清咳幾聲，看了看周圍伺候的人，忙喊道：「沒看到大奶奶回來了嗎？還愣在這裡幹麼，你們趕緊去備飯。」

這是在掩飾尷尬吧，徐湘湘倒是不介意。

沈矜細心道：「妳放心，我知道妳一時吃不習慣我們吳興菜，所以特意讓小廚房做了香煎小黃魚，燉了一盅紅棗烏雞湯，保管妳吃得舒心。」

居然這麼體貼！她爹對她娘也從未這樣過。徐湘湘日露感激，「沒想到你竟然這般體貼。」

沈矜卻不以為意，「咱們在船上雖然未曾見面，可是妳吃吳興菜吃不習慣，我也略有耳聞。」再者他也並非是特意為她做什麼，是他為人一向仔細罷了。

果然，梅花端上的菜樣樣都很合胃口，徐湘湘足足添了一碗飯，吃完飯，她想起沈珽一事，遂打算問個究竟。

「你早上跟我說起沈珽一事，我想知道到底是為何有了這番折騰。過些日子娘要帶我去二房，知道這些恩怨，比懵懂不知來得好，若是出了醜，丟的也是咱們這一房的名聲。」說完，她又巴巴地看了沈矜一眼，「再說了，我總是那個幸運的。」這是在說嫁給他是幸運的事情。

沈矜屏退下人，緩緩道：「我先前跟妳說過，我祖父這一代一共五個兄弟，我祖父是庶出，二房也是庶出，唯有大房和四房、五房是嫡親的兄弟。二伯祖父和我祖父關係最好，兩家也把宅子挨著，二伯祖父科舉出仕，一路走得通暢，當時蒙徐老尚書看重，在吏部為官，也因為如此，徐老尚書才會和他家結親，只是徐老尚書走得太急，二伯祖父便被提為吏部尚書。」

聽到這，徐湘湘看了他一眼，示意他繼續說下去。

沈矜道：「因為妳祖父當年在朝野一分有威望，突然暴斃，上位的又是我們沈家的人，不免傳出一些風言風語，二伯祖父為了避嫌便沒跟你們家聯繫，他跟我祖父寫過信說了，說等妳爹守孝後，就打算讓妳和沈珽訂親，讓旁人知道你們是他的親家，沒人敢為難。可惜的是，二伯祖父當年失足落水，父子俱亡，二伯母帶著沈珽回到吳興老家，二伯祖母和二伯母都新喪，誰也沒有想到你們家。」

想到今天沈珽被招為儀賓，徐湘湘了然，「二房就指望這個兒子出頭，所以我想沈珽需要的是更上一層樓。」

大家族的資源都十分緊俏，嫡系的當然留給嫡系，庶出除非是特別能幹，才可能獲得家族資源。

那麼沈家二房無疑成功了，徐湘湘多問了一句，「沈珽是不是中了進士？」

沈矜臉一黑，「豈止，中了探花。」

原來如此，二十歲的探花郎應該有更遠大的前程，又被皇室郡主看中，恰恰自己一直沒有許配，沈珽家裡人肯定覺得她是個障礙。

徐湘湘覺得好笑，「這才是無巧不成書吧，可是你們家為何會同意呢？」

「二伯母上門求我爹，方大人也跟我們父子說了。我爹是出了名的耳根子軟，可不就同意了？再者，老相爺來了信，我們也沒辦法。」沈矜說完又添了一句，「好

在我自己也是樂意的，我小時候見過妳，認識的人總比不認識的強。」  
聽話要聽音，徐湘湘想，沈珽的婚事固然是二房所盼望的，可最深層的原因無疑是和皇家結親，這是整個沈家最需要的。

如今天下士子頻出，寒門也出了不少，寒門士子的增長和世家的敗落，註定要對立。

### 第三章 婆母的家世

真相剝開，徐湘湘不覺得生氣，沈珽一家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背信棄義，這樣的人家即便她嫁過去也沒什麼好果子吃。

她給沈矜倒了一杯茶，「嘗嘗，這是我們湖廣的恩施玉露，香氣清爽，滋味醇和，對心悸也能緩和。」

沈矜正好覺得有點渴，仰頭就喝了，之後，他好奇地看著徐湘湘，「妳不生氣啊。」她倒是無所謂，反而想起祖父的話，「這有什麼好生氣的？雖然我覺得二房做的不對，他們背信棄義，可許多事情終究是弱肉強食，若是我的祖父仍然在世，抑或是我父親官位大，更或者我也是名動天下，那世人無不趨之若鶩。再說了，這便是患難見真情吧，你們家沒有因為被人脅迫就錯待我，我更要感激才是。」

沈矜看了看她的臉，莫名覺得動人。

徐湘湘連忙捂住他的嘴，「娘讓我吃完午膳就過去，說是要給我裁衣服，去晚了可不好。」

沈矜又作雲淡風輕，「娘是個財主，妳可別心疼銀錢。」

「你這話說的……哦，對了，我有東西給你。」徐湘湘帶來的嫁妝裡最有價值的便是徐老尚書留下來的書了，當然，徐家底蘊和沈家沒辦法同日而語，可是徐老尚書能夠從一個屠戶的兒子一躍而起，他的經驗還是很值得借鑒的。

她把一個小紅木箱子搬過來遞給沈矜，「也不知道你看不看得上，這是我祖父的心血，我和我弟弟一人分了一半，都是他老人家科舉上的心得。」

沈矜翻了翻，驚喜地道：「這是好東西啊。」

「既然好，你就收下，到時候……」她本想說如果他們有了孩子就傳給自己的孩子，可是現在才剛嫁過來，倒是不好說這個話，便推說去陸氏那裡，快步走了。沈矜則抱著紅木箱子去了書房，他書房伺候的有兩個丫頭，他吩咐道：「等天色晚了妳們提醒我一聲。」

「是。」

這兩丫頭都是伺候沈矜多年的，見狀就打趣他，「咱們大爺成婚後更顧家了。」

沈矜對她們的打趣一笑置之。

再說徐湘湘這邊，她過來的時候陸氏的大丫頭翠暖正帶著一個紮著花的婆子過來，看到徐湘湘了連忙過來請安。

「大奶奶，這是彩衣坊的洪老闆，夫人讓她給您做衣服呢。」

這婆子乖覺得很，一聽到翠暖喊她大奶奶，忙殷勤的跟她搭起話來。

進來屋子裡，陸氏對洪老闆道：「洪老闆，我兒媳婦是從湖廣來的，我們這邊時

興的衣裳和她們那邊不同，妳可得拿出看家本事來。」

洪老闆忙從自己帶來的包袱裡拿一本冊子出來，遞給陸氏道：「夫人請看，這是我們彩衣坊最時興、最華貴的衣服了，絕對不會墜了沈家的名聲。」

說是幫徐湘湘做衣服，但全程都是陸氏在指定，「這條霞彩千色梅花嬌紗裙不錯，這個紗一定要有金線，這樣才看起來貴氣。還有那條錦繡雙蝶鈿花衫，這個花箔我給妳，妳要都給我貼好才行。」

面對這樣的財主，洪老闆伺候得更加殷勤，最後陸氏統共選了八條裙子，訂金就付了兩百兩，看得徐湘湘咋舌不已，但她是受益者，也不會不知道好歹地說什麼浪費了。

等洪老闆走了，徐湘湘正正經經的道謝。

陸氏樂了，「我還以為妳嫌我俗氣呢！」

這算什麼俗氣，誰有錢不想這麼穿？在徐湘湘小時候，穿過一次的裙子絕對不會穿第二次，只不過後來家計艱難，沒辦法罷了，只要這個錢不是不義之財，有什麼好裝窮的。

徐湘湘看著陸氏道：「娘疼我，我合該謝謝娘才是，如何會嫌棄俗氣？我倒覺得娘的眼光極好呢。」

這是頭一次有人這麼說，陸氏更加樂開懷了，「好，妳算是個知恩圖報的。」

這個知恩圖報的恩，說的不知道是說他們家娶她進來，還是做衣裳的事情，但徐湘湘秉持著一點，沒摸清楚情況之前寧願保持沉默。

到了晚膳時候，她看到公公沈綽回來了。

沈綽和沈矜長得完全不一樣，他身形完全走樣，白白胖胖的，手裡抱著一隻通體雪白藍眸的貓，他一進來，徐湘湘連忙請安。

陸氏沒好氣地道：「天氣這麼熱，你抱著貓兒不悶啊，這都要開飯了，貓毛飛到桌子上怎麼辦？」

沈綽用手輕輕的幫貓順毛，頭也不抬，好聲好氣地道：「我的雪媚娘可是一等一的乖巧，牠不會的，夫人，妳別太大聲音，小心嚇到牠了。」

陸氏這時看了徐湘湘一眼，「今晚就不用妳在這裡伺候了，快回去吧。」

看得出來陸氏不願意夫妻爭執讓她這個兒媳婦看到，於是她聽話地回去了。

她到東院的時候，沈矜還未回來，有個穿湖藍色襪子的丫頭端了一碟綠色的點心進來，磕頭請安，「大奶奶，奴婢是大爺的大丫頭海棠，是大爺專門讓奴婢過來的。」

這個丫頭昨兒見過她一次，倒是沒有正經請安。徐湘湘轉念一想，這莫不是沈矜的通房？她按捺住心中所想，臉上不露分毫，「海棠姑娘快請起，今兒忙了一天了，難得妳有心進來跟我請安。」

「大奶奶叫我海棠就好，一聲姑娘不好當，大爺在書房看書著了迷，讓奴婢送糕來先墊墊肚子，等會兒大爺就回來了。大奶奶您別怪罪，我們大爺從小就愛讀書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徐湘湘說完，又讓梅花開箱子拿了一百個大錢給海棠，「這是喜錢，也是給妳的賞錢，且拿著吧。」

海棠一副感激的模樣，站起身，蹲了個福便告退了。

梅花看她出去，不禁道：「大奶奶，昨兒咱們過來都是海棠安排的，這院子裡的下人好幾個都聽她的話，姊姊長姊姊短的，方才在您面前看著多規矩，其實沒真正認您做主子，一口一個大爺。」她個性急躁，說的話都帶些情緒。

徐湘湘看向梅香，梅香倒是雲淡風輕地說：「管她想什麼，她一個小小的丫頭還能翻出天不成？若是成了，她就不需要如此矯揉造作了。」

沈矜回來的時候，廚房才上了飯菜過來，沈矜對徐湘湘道：「下次我若是回來晚了，妳先吃就是，不用等我。」說完又對海棠道：「妳要伺候好大奶奶。」

海棠笑著應是。

徐湘湘才剛進門，下面的人跟她都不熟，也不敢一來就給下馬威，便笑著陪沈矜吃完飯，才問他，「看來我祖父的這些書，給你倒是對了。」

「豈止是給對了，真是久旱逢甘霖，娘子，我晚上還想多看看書，妳要不要先休息？」

他眼中泛著的光芒，讓徐湘湘知道這人怕是真看到了徐老尚書的精髓，她倒也不會小鼻子、小眼睛的一定丈夫陪著。

「成啊，正好今日我也累了，早些休息也好。」

沈矜很是滿意，他最怕不講道理的女人，現在看起來徐氏人倒是深明大義。

海棠立馬上前道：「大爺，奴婢幫您把鋪蓋拿去書房吧。」

按照以往的要求，沈矜若是晚上在書房看書，那就不會再回來，夫人管家極為嚴格，晚上各處都會下鑰，不允許串門。

誰知道沈矜卻道：「不必，妳讓長安替我選甲字房第三本書過來就成，我不去書房。」

這還是他頭一次要求在內室看書，海棠明顯一愣。

徐湘湘見狀，站出來道：「相公既然在內室看書，那我收拾一張桌子出來，正好這些日子我也在看《大學》，晚上我們可以一起看。」

朱紅色的廣繡配著黝黑的墨汁，微微露出如玉般的胳膊，沈矜想著，這也許就是古人說的紅袖添香吧，本來他還以為徐湘湘說想看書不過是想多跟他相處，沒想到人家是真的喜歡看書，一邊看還一邊記下心得。

沈矜頭一次走神，他提醒她道：「這些手稿妳可要收好，別流傳了出去。」

儘管吳興多出才女，甚至還有非常出名的畫師，但天下對女子的要求莫不是安分守己，尤其是沈家這種人多口雜的地方，更要謹慎。

徐湘湘承情，「嗯，我知曉的，你快看書吧，別理會我，我再練練字。」

其實徐湘湘嫁過來之前沈家人還是很擔憂的，雖然徐老尚書才高八斗，但徐家早就落敗，徐劭到現在也不過是個六品小官，能養出什麼樣的女兒來？沒想到現在

一看，人家還真的厲害，就憑這一手字也看得出徐湘湘受到家族栽培頗多，也能看出徐家雖然落敗，但是對兒女的教養依然沒有放鬆。

只是徐湘湘不大熬夜，她也不似旁人囉里囉嗦，她睏了就徑直去睡覺，讓沈矜也鬆了一口氣。

有這麼個媳婦到底省心多了，連帶著他今夜讀書有了更多的收穫。

梅花和梅香都守在門口，見屋裡的蠟燭熄滅了才一起出去，誰知道院子裡站著海棠，正孤零零地杵在那兒。

梅花和梅香對視了一眼，小姊妹有默契的走了過去。

「海棠姊姊，夜深露重的，妳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海棠尷尬道：「大爺平日裡習慣我伺候了，若是口渴了或餓了可怎麼辦？總不能讓大奶奶起來伺候吧。」

這話沒得讓人噁心，梅花向來性子暴躁，此時有梅香支持，哪裡還會忍？有些事情主子有主子的身分，沒辦法出面，但她們做下人的哪裡不知道主子的想法？

「海棠姊姊，妳也知道大爺如今成親了，妳好歹是個黃花閨女，這……」梅花攤攤手，「妳看我和梅香，我們還是貼身伺候奶奶的，可如今大爺大奶奶琴瑟和諧，咱們杵在這兒不太好吧……」

海棠聽出弦外之音，臉色一黯，又連忙擺手，「兩位姑娘真是誤會我了，我算什麼，只不過是老夫人讓我照顧大爺，我擔心罷了，既然妳們這麼說，我也想清楚了。」

態度倒是不錯，可梅香又怎麼會相信她是真的想通了，便又道：「海棠姊姊，妳想清楚了就好，我和梅花都是從湖廣過來的，好些事情都不懂，姊姊若是不嫌棄，便跟我們說說家中的規矩吧，這樣日後我們才能伺候好大爺、大奶奶不是？」說罷對梅花使了個眼神，兩人一人一邊架著海棠出去了。

與此同時，房裡卻旖旎起來，本來徐湘湘睡熟了，她卻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海洋中，一下又在火焰裡，身上黏糊起來。

感覺到不對勁，她睜開眼，迷迷糊糊看到身上出現一顆腦袋，嚇了一跳，衝他道：「今日你已經耗費精力，晚上不許再開了。」

沈矜年輕氣盛不在乎，他懇求道：「娘子，我也不要一夜十次什麼的，就一次，妳滿足我吧。」

「還就一次呢！」徐湘湘嘴上如此說著，可又怕他憋壞了，便輕輕點了點頭。

沈矜備受鼓舞，一番折騰下來，徐湘湘道：「明兒你必須得休息一天，否則壞了身子可不成。」

這是關心的話，沈矜不是那等剛愎自用之人，不會覺得煩，點頭道：「我知道的。」

小夫妻倆甜甜蜜蜜的睡下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喊人進來伺候，徐湘湘卻是嚇了一跳，只見海棠眼圈青黑，彷彿一夜未眠，梅花、梅香二人倒是神采奕奕。

海棠要上前幫沈矜理衣服，徐湘湘卻道：「我幫大爺穿衣服就是。」

梅花嘴甜地把人喊了過去，「海棠姊姊，妳過來看我調製的這個洗臉水對不對？」世家大族洗臉都是有規矩的，譬如放多少花瓣進去，用什麼樣的香粉調製，不是沈家的人哪裡清楚。

看著海棠被拉走，沈矜卻渾然不覺，他和徐湘湘一起去陸氏那裡請安，聽沈矜說沈三老夫人禮佛，平素喜靜，故而他們只在陸氏這裡請安。

陸氏這裡倒是熱鬧得很，沈婉琴、梅清芳各坐在一邊拿著一縷絲線在分，沈綽的貓跑來跑去的。

看到她們過來，陸氏高興得很，「今日你們有口福了，有荔枝酪漿喝。」

聽起來尋常，喝起來卻一點都不尋常，以前徐湘湘也喝過牛乳，可有股腥羶味，須加上茶葉煮才行，但這個酪漿顏色純正，味道順滑，再加上荔枝果汁，味道醇厚卻不膩味。

又聽得沈矜問道：「舅舅、舅母大老遠過來，好歹也讓新婦見一面才是。」

陸氏看了沈綽一眼，又看向自己的兒子，「你肯讓你舅舅他們過來？」

沈矜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肯的，舅舅、舅母對母親一向好，對我們兄弟也是倍加關心，讓他們來也是應該的。再者，這麼些年，有什麼事情，該過去的也過去了。」

聽到這對母子的對話，徐湘湘心中打了個問號，為什麼見舅舅還得沈矜同意？

陸氏聞言，顧不得其他，忙讓翠暖去請人過來。

沈婉琴則偷偷和徐湘湘道：「舅舅是商戶，舅母也是商戶，嫂嫂，妳可不要嫌棄他們，其實他們很好的。」

原來是商戶，這就解釋得通了，本朝商戶地位低下，士族地位最高，所以商戶們熱衷於和士族聯姻，寧可做妾都想和做官的或者讀書人攀上關係，不過沈家三房可是士族，陸氏居然能嫁進來，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有錢人只是日子過得好，但出門連三匹馬都不能隨意乘，很多規制的衣裳都不能穿，而且地位極低，如果找不到靠山，錢財被劫掠可能無處哭訴。

很快，陸氏的兄長和嫂子都過來了。

徐湘湘看著走進來的陸老爺，他戴著深藍色的幘頭，穿著同色的衣衫，看起來不像商戶，倒是像個讀書人，陸太太生得白胖，臉上笑咪咪的，看起來頗好相處。

沈綽已經站起來寒暄了，陸氏很高興地喊徐湘湘過去，「嫂子，這是我兒媳婦，她是已故徐老尚書的孫女，她父親和叔叔都是進士。」

徐湘湘連忙上前喊了一聲「舅母」，陸太太的笑意控制不住，她拉著徐湘湘上看下看，嘖嘖稱讚。

沈矜雖然看起來不大熟絡，但是陸老爺很滿意，還問起他的學問，沈矜態度看著頗好。

「這是清芳吧，幾年不見，姑娘倒是生得標緻得很。」陸太太原本熟絡的跟徐湘湘說著話，但看到梅清芳話題便轉了一下。

梅清芳沉著安靜，和沈婉琴這種俏麗的小姑娘比起來，很有大姑娘的樣子。

不過陸氏對梅清芳好像不太熱情，陸太太問了幾句，她就打岔過去，並不多提。

早膳一行人吃完之後，沈矜便去書房讀書，他上次科舉失利，總是想再戰的。

#### 第四章 被看不起的三房

沈矜一走，沈綽帶著陸老爺出去，陸氏則留她們在這裡說話，還特意跟徐湘湘提了陸太太送了一份大禮給他們新婚小夫妻。

徐湘湘還從未見過如此闊綽的舅家，她母親的兄弟對她和她弟弟還算不錯，可也沒有這樣豪氣，而且陸太太極會說話，徐湘湘從她的言談中知道她生了三子一女，女兒原本也要來的，但聽說來之前著了風寒，三位表兄弟中有一位在家看家，其餘二位也跟著過來了。

在陸氏和陸太太說話的空檔，沈婉琴貼心地招手讓徐湘湘過來。

對這個體貼的小姑子，徐湘湘很有好感，主動和她坐在一起，跟她分線。

沈婉琴說：「我準備繡個荷包，馬上要中秋了，總得做一件拿手的出來，這樣才好意思送給娘。」

「嗯，看起來針腳挺細密的。」

「我這個手藝大嫂就別誇我了，我有分寸的。」沈婉琴說完又同徐湘湘道：「大嫂，妳身邊的海棠，我早上來的時候好像看到她往老夫人那裡去了。」

又提供了一個重要消息，徐湘湘多了幾分感激，也更親近了一些，「這些還多謝妳告訴我。」初來乍到，對婆家完全一抹黑，還好有沈婉琴這個小姑子在。

沈婉琴則悄悄地道：「大嫂，妳別謝我，這都是應該的。再說了，妳好了家裡才能好，俗話說的好，姑嫂親，賽黃金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」這麼貼心的小姑娘話不喜歡。

午膳也在陸氏這裡擺的，吃完飯之後陸太太他們就要回去，沈三老夫人也出來送別他們，沈矜倒是沒來，可大家也並不驚訝。

如果說是因為商戶的緣故，徐湘湘覺得不至於如此，世家最講臉面，對別人的蔑視也會體現自身修養不夠，雖然和沈矜相處的日子不多，但她很清楚沈矜不是這種人。

只是，她試探地問沈矜原因的時候，沈矜卻轉移了話題。

徐湘湘覺得奇怪卻也沒有繼續問，許多問題日後自然會知道，現在問得多了，反而惹得人反感。

「大奶奶，老夫人吩咐送來一碗蓮子羹，讓奴婢端過來。」海棠撩開簾子進來。徐湘湘不禁道：「她老人家最疼我們做晚輩的人了。」

海棠笑道：「怎麼不是，您別看大爺如今端方守禮，以前也是個淘氣的呢，咱們老夫人是時時刻刻的維護大爺。」她一邊說一邊把蓮子羹放下，繼續道：「哦，對了，這次陸家大少爺又送了不少燕窩過來給老夫人，老夫人也讓奴婢過會子再去拿來給您。哎，您是不知道，以前陸大少爺待咱們大爺很好，現在倒是生分了。」陸家大少爺便是這次沒有參加喜宴的，明明陸家人對沈家的熱情是看得到的，看來陸家大少爺和沈矜之前肯定發生過什麼事情。

思及此，徐湘湘眼眸一沉，「是因為什麼事情生分了？我瞧舅母對大爺倒是很好。」海棠一聽卻忽然氣道：「那可不是真好，那是贖罪。」說完又捂住嘴，佯裝害怕，「大奶奶，這種事我不能說，旁人說些風言風語倒也罷了，可您和大爺關係好，若影響了你們的夫妻感情，那就是奴婢的罪過了。」

內室除了徐湘湘之外空無一人，梅香進來報告，「大奶奶，奴婢聽聞海棠許了人家了，老夫人那邊還給了賞錢呢，看來她是早就找好退路了。」

「是啊，她是早就想好了退路，才跟我說那番話，還好我沒有讓她說下去，否則她走了，我日後如何面對大爺？」徐湘湘心裡很清楚，海棠要說的是什麼，可是這層窗戶紙絕對不能捅破。

梅香有些擔心地看著徐湘湘，「大奶奶，您也別想太多了，說不準是她為了編排大爺故意說的。奴婢跟大爺跟前伺候的幾個小丫頭打聽過了，這海棠仗著從小伺候大爺的情分，平日裡以屋裡人自居，可您來了，大爺看不上她，院子裡對您表忠心的下人越來越多，她可不就給您添堵嗎？」

徐湘湘當然明白，「我自然是知道的，但她老子和娘是伺候過老夫人的老人，到底有點臉面，她這是走之前噁心噁心我罷了。」

至於接下來的話，徐湘湘就不好對梅香說了，本朝男風盛行，養男戲子的比比皆是，龍陽之好在不少市井話本子裡也有寫，沈矜眉目精緻，若非露出喉結，比之天下許多女人更勝一籌，且他性情內斂，不動時如扶風弱柳，動起來如狡兔靈動。她就曾聽弟弟徐廣說過，他的同窗有狀若夫妻相處的，而沈矜這樣的，遭受到的誘惑自然更大。

從沈矜和陸大少爺關係由親近到疏遠來看，海棠的想法可能偏向世人認知的，可她認為沈矜只把陸大少爺當兄弟，只是陸大少爺卻未必，不僅如此，他可能還做出某種侵犯性的舉動，才導致沈矜對他的厭惡。

這麼一想，徐湘湘對沈矜就多了幾分憐惜之情。

恰逢晚上沈矜回來，徐湘湘便神祕兮兮地對他道：「我有個好東西給你看。」

沈矜放下書，不解地看著她，「什麼好東西？」

卻見妻子屏退下人，忽然把外衣脫下，平日裡夫妻兩人十分守禮，除了在床上，其他地方兩人的舉止都不怎麼親密。

現在徐湘湘特意穿上自己的戰袍，她穿著一身淺色粉紗小衣，白皙的藕臂適時的垂在兩旁，身材凹凸有致，讓男人看了血脈賁張。

沈矜吞了吞口水，「娘子……」

徐湘湘拉他過來，「相公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。」

是個男人就忍不了，更何況沈矜少年氣盛，平日裡徐湘湘那般端莊他都經常纏著，今天就更甚了，於是鴛鴦帳裡翻紅浪……

隔天早上，徐湘湘扶著腰看沈矜在一旁偷笑就來氣，「昨兒就說了，來一次就好了，你倒是折騰了一夜，真是的……」

沈矜替她揉肚子，「好了好了，都是我的不是。」說完，又看著她道：「怎麼妳昨

兒那般熱情？平日裡勸我養精蓄銳，現在倒是這般。」

徐湘湘攤手道：「這就叫閨房之樂嘛！」

好一個閨房之樂，沈矜平素就是個細心的人，結合海棠自請出去，妻子也不再過問他和陸家的事情，再一想海棠的為人，他心裡明白，她這是在告訴自己，她永遠相信自己，相信他並沒有龍陽之好。

想明白後，沈矜忽然抱住她，「我雖然生得單薄，可我會一直對妳好的。」

「你生得單薄是因為你年紀小，你才十七歲呢，平日又多待在家中，可等你長成，日後可就不一定了。再者，保護自己的女人可不是看誰的塊頭大，有塊頭大的還打老婆呢，只要你的心是護著我的，處處對我好，可比那些莽漢子好多了。」徐湘湘回抱著他。

好似一下就被撫慰了，沈矜笑的非常開懷。

門外站著的梅花不解地問著梅香，「妳聽到姑爺笑了嗎？我從來沒有聽見姑爺笑成這樣呢，看來咱們奶奶看來和大爺關係很好。」

梅香讚許，「那是自然，我們小姐和旁的人可不一樣。」

臨近去二房的日子，陸氏送了兩個丫頭過來，一個叫白芷，一個叫黃芪。

徐湘湘知道是陸氏看她陪嫁過來的人太過單薄才送了人過來，她也沒旁的想法，都收下了，讓梅香慢慢教導規矩。

這兩個丫頭都才十二歲，也不是那等性情爆烈刻薄的，徐湘湘給了幾回好，這兩人很快便對她死心塌地了。

八月到來，隔壁開始熱鬧起來，就連沈婉琴都忍不住跟徐湘湘私底下道：「二房現在到底不一樣了，以往從來不敢這樣的。」

孤兒寡母在大家族裡是絕對不能漏財，否則吃絕戶的大把，就是大家族也不例外的，可現在沈珏出息了，二房就不再錦衣夜行，自然要熱熱鬧鬧的。

這就是衣錦還鄉吧……

「這很正常，這可是二房的大喜事呢。」徐湘湘說道。

沈婉琴皺了皺鼻子，「四嬸也不見來了，以前她兒子病弱，每個月都要吃三根人參，族裡借遍了錢，誰都不肯借，還是娘借的，可她現在看到二房富貴了，就跑過去了。」

徐湘湘心想，難怪她當初見到慶氏的時候，覺得她言語上頗為巴結陸氏，陸氏雖然不是什麼名門出身，但她娘家有錢，自己也理財有方，出手又闊綽，然而慶氏這種行為也實在太過於趨炎附勢了。

可之後在煙波閣，徐湘湘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趨炎附勢，也明白了沈矜一開始跟她說的那句話。

煙波閣，顧名思義有煙波浩渺之意。

這是座湖心亭，可說是亭子，其實是個雄渾的樓閣，就憑能修建這個樓閣，足見當年沈二老太爺以及沈珪的爹在的時候，二房是何等的氣派。

陸氏帶著徐湘湘過去時，已經有不少人到了。

陸氏打扮得尤其華貴，像一個移動的珠寶盒一樣，徐湘湘雖然穿了陸氏挑選的裙子，可她對穿著打扮有自己的見解，頭上戴的少了一些。

一進來，當中一位氣質雍容的婦人立刻站起來打招呼，「弟妹來了，讓我好等，來這邊坐下，這邊坐的都是我的娘家人。」說完又看了徐湘湘一眼，立馬笑道：「這是矜哥兒的媳婦吧，哎呀，還是頭一次見面，弟妹也不帶她過來讓族裡人見見。」

陸氏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都是親眷，時時都能相見，嫂子何必這般客氣。」

這人正是沈珪的娘趙氏，待人十分親切，客觀比較趙氏和陸氏的說話行事，趙氏確實非常符合一個官夫人的形象。

剛坐下一會兒，就看到一群二房的僕婦走過來，「夫人，大房的相爺特意送了新婚賀禮給咱們少爺的，您瞧瞧，這半人高的珊瑚，顏色真是好極了。」

趙氏一副受寵若驚的模樣，和她身邊的人道：「這可怎麼是好，大房的好，我們珪哥兒怕是都還不完。」

眾人都說趙氏好福氣。

趙氏出手也大方，拿賀禮來的人，她人人都封了一兩銀子，沈家各房頭的人更是簇擁著她，如眾星捧月一樣，就連平日在陸氏那裡討好的慶氏也都聚在那裡，趙氏更當場拿一根老參給了慶氏。

「素日我們家日子過得也不好，但總記掛著你們，承蒙大家不棄，我正好收到旁人送過來的，一下就想起大侄子了，快拿著吧。」

「這要我說什麼好啊，我替我們家的小子謝謝二嫂了。」

見陸氏緊皺著眉頭，徐湘湘倒是理解她的心情，幫了別人那麼多回，現在倒好，人家又認了別人，卻絕口不提自己的付出。

徐湘湘想著，也難怪沈矜要出人頭地了，這熱灶和冷灶還是有很大區別的。

就像她和沈矜成親，可沒有那麼大的面子讓大房送禮，甚至都無人上門。

「大奶奶，這裡西曬，二房怎麼安排您坐這兒呀？」梅花不滿地道。

陽光本就毒辣，這裡又是西曬，雖然有簾子遮擋，可坐在這兒還是被曬得紅彤彤的，梅花知道她們只是湖廣小官家出身，可自家小姐也從來沒有受過這份罪啊。

徐湘湘笑道：「沒事的。」

吃個飯，怎麼坐也有講究，二房表面上對每個人都很好，但明顯對和嫡出的那幾房更好，本地知府等官眷更是座上賓，她們這些旁支只能這樣了。

這也就罷了，吃完飯，和這群人說話時，永遠沒有陸氏和徐湘湘開口的分，即便陸氏偶爾說話，回應的人都非常少，大家禮貌熱鬧地談著別的事情，這期間給人的感受也確實難受。

到了後來，趙氏連戲都不做了，說起沈珪的婚事時，只讓嫡系的人去幫忙，什麼得臉的事情幾乎和三房沒有任何關係。

「娘，我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想去如廁。」

陸氏看了她一眼，不耐煩地道：「去吧去吧。」以前她兒子沈矜被人稱為神童，現在倒好，一朝落第，她這個做娘的，在族裡都沒人跟她說話了。

二房比三房要大很多，走在其中，隱隱還聞得到油漆的味道，應該是為了娶郡主特意油漆的，因為今日來的客多，像她這樣的晚輩無暇被人顧及，所以梅香一路問，好不容易才問到一個偏僻點的地方如廁完。

這下連一向好脾氣的梅香都抱怨了，「奶奶，二房這個待客之道就只是面上光罷了。」

「是啊，哎，這裡日頭大，我們往假山那邊走吧。」

假山很大，遮蔭處也多，徐湘湘今天都快成鹹魚乾了，自然不想曬太陽，沒想到穿行假山的時候居然聽到旁人在談論沈矜，她把梅香拉住，靜靜地聽。

「今日怎麼沒看見沈矜了？還世家子弟呢，怕不是看到沈狂如今的盛況，自慚形穢吧，哈哈……仗著和先生關係好就為所欲為，什麼都是他獨一份，現在還真是風水輪流轉呀。」

「什麼和先生關係好，我看是龍陽之好。一個賣屁股的，倒真把自己當回事了。再說了，他算什麼世家子弟，京師的沈家認他這門親嗎？真是可笑至極。」

「盧兄說得對，像你，范陽盧氏的嫡系出身，他算什麼世家子弟，不過是裝象罷了。他爹一個閒散的四品官，他娘更可笑，當初為了嫁到世族，自己出錢認別人做乾爹，其實不過是個低賤的商戶罷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沈矜也活該。」

「是啊，沈矜娶的媳婦聽說也是小門小戶，這日後，他和我們相差就越來越大了。」

「盧兄所言極是……」

那兩人越走越遠，聲音幾乎都聽不到了，徐湘湘才從假山後出來。

梅香擔憂的看了她一眼，徐湘湘搖了搖頭，「我沒事。」

一路上，梅香也不敢多言，因為今天聽到的事情簡直是駭人聽聞。

等徐湘湘回到花廳的時候，裡面的人早就不見了。

這時，梅花從不遠處跑過來，「大奶奶，妳們怎麼去了那麼久，夫人和她們都去聽戲了，說是去什麼延輝閣，我們也快去吧。」

徐湘湘卻不想再去了，「回去吧。」

梅香不禁勸道：「大奶奶，夫人還在聽戲，您若是擅自回去，怕是不好交代。」

可徐湘湘哪裡還管得了這個，轉頭就走了。她方才忍住沒有說話，都是因為在旁人家裡不敢動手，否則她是一點都忍不下去。

見徐湘湘徑直走了，梅香只好對梅花道：「妳先去延輝閣找夫人說一聲，就說今日太陽太毒，大奶奶中暑了，先回去了，我陪大奶奶回去。」

「嗯。」

徐湘湘一回來便去書房找沈矜。

沈矜正在看書，看到她進來，先是一喜，又不解地道：「二房這麼快就散了嗎？」

「我有點中暑就先回來了，回來看看你就安心了。」

這一看就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他耐心地拉著她坐下，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徐湘湘摸了摸他的臉，忽然問道：「你是不是有個同窗姓盧，范陽人氏？」

沈矜點頭，「是有一個。」

「我想找人把他打一頓。」徐湘湘突然道。

沈矜被嚇了一跳，「什麼？」他問道：「是不是他說什麼話惹妳生氣了？妳千萬不要放在心上，等三年後我中舉了，我會好好做官，到時候妳有誥命在身，他就不敢胡言亂語了。」

徐湘湘拍拍他的肩膀，「你放心，我只是給他一個小小的教訓，若是我沒聽到他說你的壞話也就算了，可我聽到了，就不能當做沒聽到。」

「別髒了自己的手，盧修是玉城長公主的侄子，又是盧家嫡系出身，其父任戶部侍郎，他在我們書院也是個很難纏的人，我現在沒有家族庇佑，又功名未成，萬一出了什麼事情，我們家可是保不住妳的。」沈矜陳述事實。

盧修和他同在一家書院，仗著是范陽盧氏出身，在書院拉幫結派，但凡不聽他們的就會被捉弄，當年他和沈珏因為在族學出類拔萃，所以被送去鴻儒書院讀書，他和沈珏都被沈家看得很重，後來不知怎麼的，沈珏好像變了個人似的，從一個沉默的男孩子忽然變得開朗起來，明明起初他也不屑與盧修等人仗勢欺人，可後來卻和他們玩得如魚得水。

沈矜年紀輕又得師長看重，幾乎所有先生都說過他會是江南士子裡鶴立雞群，未來沈家執牛耳之人，可他卻落第了，正所謂落水的鳳凰不如雞，被他們奚落也實屬正常。

雖然理解沈矜跟他說的這一切，但是徐湘湘不解，「但無論怎麼說，他們也不該詆毀你的清譽。」

沈矜微微搖頭，「若是人人都守君子之道，這世上又怎麼會有好人壞人之分？我懂妳的心情，有血性的人都忍不了，可是娘子，此時別人比我強，即便是唾面自乾也得嚥下去，妳千萬不要衝動，知道嗎？」

他幾乎保證的跟徐湘湘道：「有一天，我會讓這些嘲笑我們、侮辱我們的人得到報應的。」

徐湘湘能夠感受到他的害怕、他的無能為力，她舒了一口氣，「好，我相信你。」

沈矜放下心來，賴皮地把臉放在她的肩膀上，「我們成親也不過半個月，可是妳因為旁人說了我幾句就感同身受，我真的好高興。」

「夫妻本是一體，你對我體貼入微，我自然投桃報李了。」徐湘湘捏了捏他的鼻子，夫妻倆相視一笑。